密雲雜詠

周南

一

乾坤節序換，
爽氣下長安。
攜客出郊野，
千山木葉丹。

二

黃犬偕余老，
相偎碧水灣。
伊人行跡杳，
坐待日銜山。

三

春草年年綠，
秋花歲歲黃。
無言天共老，
明日又重陽。

《穿山甲人》

許定銘

醉書亭

天生肢體有缺陷的「畸人」，如非生在大富之家，成長只有兩種途徑：一是躲在隱閉的角落度過殘生，一是賣身到馬戲團裡，以自身的不幸換取生活。《人非人》的作者寫作該書前，曾派人前赴威斯康辛州的巴拉波城去，因爲那是「畸人」馬戲團的大本營，博物館裡藏有大量的「畸人」資料。但，今天我們要談的，卻是有華裔血統的「穿山甲人」張四妹，她天生罹患難以根治的皮膚「魚鱗癬」，被人視之爲怪物，躲在馬來西亞家鄉果園一所木屋的地下室裡，與一台收音機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

直到一九八二年，台灣作家柏楊到馬來西亞演講，知道了張四妹的不幸，回到台北報道了這位像一隻直立的穿山甲，全身長滿鱗甲的可憐女性，成爲她一生重要的轉捩點：「穿山甲人」的不幸，在台灣掀起了巨濤，整個社會鬧得沸騰騰的。結果由有心人發起募捐，把張四妹送到長庚醫院悉心治療。經過幾個月的醫治和手術，「穿山甲人」雖不能根治，總算控制了病情的惡化，張四妹終於能回到馬來西亞，過正常的生活。

張四妹從被發現到治愈過程，報章上的報道，有心人的安慰等，輯錄了十五萬字的《穿山甲人》應該有台灣版，可惜我只買到一九八三年香港河洛出版社版，圖片欠佳。

事隔近三十年，據說六十多歲的張四妹仍健在呢！

柏楊等著《穿山甲人》

北京也有「八大怪」

金莜

文化什錦

到雲南的時候，說雲南有「八大怪」；到陝西的時候，說陝西有「八大怪」；到東北的時候，說東北有「八大怪」；到新疆的時候，說新疆有「八大怪」。而最近到北京天橋的時候，發現這裡也有「八大怪」。當然，北京的「八大怪」不同於其他地方的「八大怪」，說的都是歷史上曾經在天橋賣藝的雜技藝人。二〇〇五年，北京市有關部門爲「八大怪」製作了銅製雕像，現仍陳列在天橋廣場。

在天橋廣場「四面鐘」的底座上，有一篇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政府於二〇〇五年六月題刻的《天橋市民文化廣場題記》。其中說：「京城之南有二壇，一曰寰丘，一曰先農壇，爲天子祭天、祭神農之處。二壇周邊，河泊交匯。爲南北通行之便，建一石橋。因天子祭祀由此經過，故稱天橋。清末民初，漸成通衢鬧市，五行八作，什樣雜耍，百樣吃食匯聚於此。市井衆生之相淋漓展現，京城民俗文化集大成者莫過於此地。西風漸進京師，宣南銳意革新，中西結合之建築，在此亦有標誌。香廠新市區、城南遊藝園、新世界、四面鐘等爲傳統之風貌帶來時尚之氣息。爲留存史跡，溫故知新，宣武區人民政府乃籌劃建此廣場，以招徠尋根之新朋故舊，回報此悠久歷史之一方熱土。」

清末民初的著名詩人易順鼎，曾在《天橋曲》中寫下這樣的詩句：「酒旗戲鼓天橋市，多少遊人不憶家。」近代學者齊如山，也在《天橋一覽序》中記述：「天橋者，因北平下級民衆會合憩息之所也。入其中，而北平之社會風俗，一斑可見。」當時的天橋，不僅是北京最繁榮的市場，也是北京風俗和文化的象徵。

北京天橋的「八大怪」，是畸形社會底層文化的創造者和代表者。他們的「怪」，或在身懷絕技，或在技藝超群，或在相貌奇特，或在言行怪異。但他們的藝術，卻深受平民百姓所喜愛。當然，天橋的怪人，絕非他們八個。有人按照年代順序，把北京的「八大怪」分爲三撥。加在一起，有二三十怪。現在天橋廣場雕塑的，是清末咸豐、同治、光緒年間的「八大怪」。

第一怪是拉洋片的「大金牙」，繪聲繪色的西洋景，讓人記住了他的大金牙。第二怪是數來寶的「曹麻子」，他表演時頭上繫一根窄帶，後面掛一個銅球，頭動球搖引人發笑。第三怪是說相聲的「窮不怕」，他叫朱紹文，相傳是中國相聲的創始人。第四怪是頂碗的「程傻子」，他頭頂十三隻瓷碗，還能彎腰折腿練出幾道花樣。第五怪是耍中幡的「王小辮」，粗半尺、長三丈、重幾十斤的大竹竿，他用手、肩、頭、胸、背玩弄自如，扔起來還能用門牙接住。第六怪是表演驢的「賽活驢」，他扮成栩栩如生的驢，然後讓妻子騎在背上，在三層三條腿的板櫈搭成的「旱橋」上表演各種驚險動作。第七大怪是胸前開石的「沈三」，他最拿手的是在太陽穴上砸磚和將一石磨盤壓在胸上，然後讓人用鐵錘擊碎，自己卻安然無恙。第八怪是砸石頭的「常傻子」，他能用手掌劈碎大鵝卵石，還能用手指將石頭戳碎。

看着這些雕像，似乎可以想像出他們當初表演的盛況。但我的心裡，更多的是悲哀。你看他們，八個人中有兩個人被稱作「傻子」。要是不傻，怎會「玩命」？倒是「窮不怕」這個藝名，給人很大的啓迪。自古以來，就貧富不均，有窮有富。但怕窮並不能改變窮，甚至會越怕越窮。不怕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能力。因爲不怕，所以才會去思考、去奮鬥、去創造。不知「窮不怕」朱紹文當時的生活狀況如何，但他發明的相聲，卻給後人帶來了很多的快樂。

楊絳自撰生平二三事

劉陽

燈下集

各種哲學雖視角不同，最終仍如百川歸海。譬如，東方的佛家和西方的存在主義，都講一個「煩」字。據說，人生就是煩的，無煩不成其爲人。這可以解釋，爲什麼人總是哭着而不是笑着呱呱墜地的。帝王如塵土，庶民亦如塵土。哲學的力量果然在於，揭示出人世間無法抗拒的普遍生態：任飄萍聚散，活着總會煩。

但同樣是煩，滄海一定比溪流承載得更多，無限風光在險峰的人也總較半山客們覺知得更深。譬如，錢鍾書夫人楊絳女士今年整一百歲了，世紀百年，見證着這位與夫君齊名的小說家、散文家、外國文學研究學者櫛風沐雨的人生。翻看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推出的《楊絳文集》，慢慢品味最後長達三十多頁、由先生親筆自撰的《楊絳生平與創作大事記》，忽然發現，名人的一生實在也是特別爲煩所困的一生。不禁爲欲做名人而不得的自己，微感慶幸。這話從哪說起？

且從那些吹打過時代的疾風驟雨說起。芥子般微不足道的常人，固然可能全其身，名人卻往往無枝可依，煩之甚矣。看楊絳寫一九六六年的自己：

八月九日，我被「揪出」，我在宿舍院內掃院子，在外文所所內掃廁所。八月十六日，錢鍾書被「揪出」。八月二十七日，被迫交出《堂吉訶德》全部翻譯稿。同日，晚間在宿舍被剃「陰陽頭」。……近代史所錢宏、外文所戈寶權（隊長）、卞之琳和楊季康，他們三人清除全大樓垃圾，我抬不動垃圾箱，掃大片地。

這該是整整一代知識分子都不陌生、名人知識分子尤其熟悉的一種煩。煩就煩在，一個急浪打來，羸弱的楊絳還來不及防備便被拋進漩渦裡，無任何掙扎的餘地。今天，把日曆重新翻回到那浸潤着辛酸的一頁，我們也可能被一句「這是歷史造成的嘛」輕描淡寫打發過去。然而，歷史又是誰造成的呢？歷史背後是人。人與人鬥，其樂無窮爲何，總是值得願意掂量一下良知的後人，好好想想的罷。

彈指一霎。時代很快過去，舊人換新人，卻難保人性深處那些病態——卑污只是其中一種——仍見機死灰復燃。這當兒，名人如楊絳者會遭遇新煩麼？再看她筆下，愛女去世、丈夫彌留的一九九八年發生的事：

連日有人打電話問「錢先生去世了嗎？錢夫人入院了嗎？」有人來我家對我說：「聽說你腦溢血」，要為我照相。有謠言流傳，說是李賦寧說的，錢鍾書離開西南聯大時公開說：「西南聯大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

我不知道，楊絳是懷着怎樣一種心情寫下這段回憶的。甚至，我不太有把握來確切解讀這些眞實發生在二十世紀末一個號稱文明傳統悠久的國度中的眞人眞事。是說有人主動關心當時心力交瘁的楊老嗎？讀來滿不是這個味。毋寧說，這記載的更像是些唯恐天下不亂的閒人閒事。能說這是盛名所累、盛名所煩嗎？謠言和充滿歹意的揣測，早已經超出正常的人際關係範疇。我不解的是，世上，怎麼就總有那麼些拒絕曬太陽、愛蜷曲在陰暗角落裡放冷箭打擦邊球的人？如果說，時代曾經煩倒一群人，尚能用初級階段文明程度不高來搪塞，那麼時移世易之後，像這種不懷好意的人爲之煩，流露出的不是人性的痼疾，又是什麼呢？

抑又有不然者：假設眞出於仰止之心，去拜訪楊絳，去錄製楊絳，去試圖把楊絳推向熙熙攘攘的天下紅塵，便以爲不是在製造煩，而是在儼儼然利國利民，這樣想，一廂情願嗎？仍沒想到，萬人如海一身藏的楊絳猶不勝其煩。繼續看她二〇〇三年面對某電視台採訪要求的記事：

我跟他們聊天，但堅持不出鏡。我說：「你們可以拍客廳、書房，但請一定不要拍我，錢鍾書曾說：『給醜人照相是殘酷的，給醜人照了相還要示衆就更加殘酷了。』」

看到這裡就終於恍然大悟了。煩，確爲人生在世之本體。你看，好不容易，走出了特定歷史的陰霾，告別了非常心態的騷擾，卻不得不花費大量精力接待和一遍遍地拒絕來自官方民間的各種誠摯請求。都說做人累，做名人更累，我覺得，這個累字很大程度上就是這麼被煩出來的。想起很多老先生，步入夕陽之境後本還可以有些建樹的，偏是在求序者、約談者門庭若市的包圍中提前結束了自己的思想。楊絳自然是清醒的，可年高的她，終究也要扛不住世海俗流裡這份眞心的煩。讓我們別再去打攪她，煩她，好嗎？

好像是在另一位老人的筆下讀到過，「文革」時候的楊絳被遊街，從不反抗。問她爲什麼，她說：若我反抗，是別人在看我的戲；我不反抗，則是我在看別人的戲，兩相權宜，我幹嘛不選後者而傻傻地去選前者？

眞是這樣的。人生就如一齣戲。站在人生邊上的她，早已是止水不波的老人了。讀着她這篇很有些異趣的自撰生平，有心人何妨讀出一點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信號呢。那便是，人生本已經夠煩，就盡量別再製造出各種本可不必、大可避免、切莫折騰的煩來，這，看似容易，做到卻原來也很難。

紐約地標：布魯克林大橋

李波 攝

海上吃牡蠣

丁東雲

飲食男女

潮水漲滿托起了漁船，我們乘坐的漁船才得以踏着潮水前行，順着海道劈荆斬浪沖向大海前方。在海中看海，船如一葉，一望無際的海水到處白茫茫，驚嘆中使我產生許多詩意的思緒。

撒網半小時後收網，捕撈上來的皮皮蝦、小螃蟹、海鯰魚、小海螺、小白蝦眞不少，最爲驚奇的還是發現有一隻水母，這應該就是薄脆脆的海蜇原料。船長收網後開始忙活煮海鮮，寬敞的船艙內滿滿的一大桌子海鮮，怎麼還有牡蠣？仔細一看，還眞是牡蠣。一問，原來是船長特意提前備好的。

海邊漁港建設圍堰後，這裡的皮皮蝦、螃蟹、海螺多了起來，那些牡蠣更是繁殖得很多，海邊圍堰光滑的石頭壁間爬滿了這些小東西。生活在海邊的人們利用雙休日，騎着自行車到海邊，用手捕捉牡蠣拿回家，或水煮、或放湯，鮮香無比。

飯店都是用韮菜爆炒牡蠣肉，殊不知具有特殊氣味的韮菜又名「壯陽草」，和牡蠣搭配在一起想不滋陰壯陽都難。可惜的是，隨着牡蠣食療藥療作用的廣泛宣傳，各大小飯店的大量使用，人們蜂擁到海邊的毀滅式捕捉，牡蠣這道菜的價格較之以前不知漲了幾倍。

我喜歡青椒炒牡蠣，青椒果肉脆嫩，不似韮菜那樣一炒就過火，而且維生素C含量豐富。白白嫩嫩的牡蠣肉和青椒炒在一起顏色鮮艷，更勾人食慾。船長怕大家吃牡蠣劃傷手，就特意提醒說：「吃這海鮮動作要輕，牡蠣殼很薄且鋒利，像刀子一樣，稍微不注意就會劃傷手指。」我用手抓起一個大大的牡蠣，輕輕地試探性地掰開薄如羽翼的殼，一隻躲在殼裡的牡蠣肉暴露在眼前，用筷子將晶瑩透亮的牡蠣肉夾到嘴裡，一股鮮香瀰漫在舌尖。細細地回味一下，那股淡淡的鮮香中似乎夾雜着一點點海腥氣，如果不仔細品還眞難以察覺。這一個牡蠣共有六個牡蠣肉，分別藏在各自的窩裡，難怪我們這裡叫它千層蛤，是形容牡蠣肉和殼數量多啊！

幾位內地客人知道了這牡蠣具有滋陰壯陽的作用，這一下幾個大男人不管虛不虛的都怕失去這純天然的進補機會，轉眼間一大盤子牡蠣被消滅，只剩下那牡蠣殼散落在桌子邊緣。

回家後，與一位朋友說起吃牡蠣的事，朋友說：「滋陰壯陽只是一個方面，牡蠣富含豐富的氨基酸，以及人體必需的常量和微量元素。」這麼厲害，也許這些營養加鮮香和淡淡的海腥氣才是牡蠣在餐桌上受人喜愛的原因吧。

海上吃牡蠣，水天一色，更增添了牡蠣肉鮮香無比的回味。

牙醫博士金一奉

延靜

人與事

今年五月，我在韓國仁川機場，見到了久違的牙醫金一奉博士。當時我正準備託運行李，他輕輕地拍打我的肩膀，我回頭一看不禁驚叫：「你眞的來了，那麼遠！」他則笑着回答：「我該來，我們已經多年沒見了，難得的機會。」我望着他眞誠的面孔，一時說不上話來。

金一奉個子不高，儒雅斯文，但醫術精湛。我在出使韓國期間，一次鬧牙痛，經朋友介紹與他相識。當我到達他在首爾北部自家開的診所時，他熱情地迎接我。「您來我們診所看病，是我們的榮幸。」我忙說：「哪裡，給你們添麻煩，很抱歉。」那天他仔細地檢查了我的牙，還照了片子，確診沒有什麼大問題，只給了一點止痛片就看完了病。當我付診費時，他無論如何不收，並告訴我，他每個月去一次上海，到第二口腔醫院義診，講課、看病不收分文，而且往返路費也是自理。「我能收您的錢嗎？」他認眞地說。我只好把診費又收了回來。

大概一年後，我的牙眞出了問題。一天吃午飯時，突然發現嘴裡有塊小石頭，吐出一看是半顆牙，於是我當天就去找金一奉醫生。他爲我檢查後診斷爲左側上槽牙斷了半截，但牙根還很堅固，不用拔掉鑲義齒，只做個金屬牙冠戴上即可。他修牙的技術很精良，我跑了兩趟醫院，牙冠就做好並爲我戴上。「如說話、吃飯還有不適，再來找我。」他自信地說。我放心地離開，這個牙冠一直使用了十幾年，至今沒有發生任何問題。

那之後不久，他突然打電話來，說他要和夫人一起，請我們夫婦吃飯，還有一件高興的事要告訴我。我們不好拒絕，按時赴約。那是在一家酒店單間，餐食十分豐盛。他的夫人也十分熱情，不停地給我們夾菜。進餐中，他興奮地告訴我，「不久前去上海義診，我意外地獲得白玉蘭獎。」原來是上海市爲感謝外國人的眞誠協助頒發的一項大獎。我對他說：「你多年無償爲上海工作，理應獲獎。」他忙接過話說：「我還做的很少，這次獲獎給了我很大鼓勵，今後要做得更好。」這天他還以韓國齒科研究會理事長的身份，邀請我參加不久後召開的理事會，爲會員作一次演講，並商定題目爲《中韓關係及其展望》。我直率地問他，大家能愛聽嗎？他說，韓國的醫生不僅要做好本職工作，而且很關心國際問題，特別是韓國與中國的關係，要我放心。那年年底，我出席了韓國齒科研究會理事會並作了演講，受到與會者的歡迎。

離任回國後，我曾多次去韓國訪問，每每想起金一奉醫生。幾次打電話與他聯繫，不巧他都出差在外，想必工作很忙。一次訪問首爾，我住在離他的分診所不遠的酒店，傍晚我徑直找去，終於在那裡見到他。他穿着白衣正在工作，看到我進門趕忙走過來，與我握手寒暄。接着要我張開口，「看看牙齒」，三句話不離本行，不愧是一位專科牙醫。那之後我再未見到過他。

今年五月去韓國訪問，一路上我多次給他打電話，直到到了濟州島才與他聯繫上，他剛剛從烏茲別克斯坦義診歸來。我告訴他，我次日回北京，只好下次來韓國再見。他說不用等那麼久，他知道乘飛機回北京途中將在仁川機場換飛機，他會趕到機場來看我。首爾離仁川四十公里，我勸他不要來，但他還是來了。他依然是那麼誠摯熱情，「見幾分鐘也好」，他說着從背包裡拿出一小盒人參製品，「沒有來得及準備，年紀大了，保養一下吧」，說着把禮物送到我手中。

金一奉，牙醫博士，我的一位難忘的好朋友。

衝動是魔鬼

陳驛右

如是我見

衝動是一種不成熟、不理智的表現，衝動往往會讓人做出不合常理的行動，造成惡劣的不堪設想的後果。衝動會給人留下遺憾、傷害，給衝動者本人留下無盡的悔恨。

名利面前會衝動。名揚一方，利祿雙收，是許多人追求的目標。於是，一部分人被名利的羽翼遮住了雙眼，他們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利慾薰心，鋌而走險，做出違法亂紀的勾當，直至身陷囹圄，後悔莫及。

權勢面前會衝動。權勢是許多人朝思暮想、夢寐以求的東西。於是一些人不是通過個人的正當奮鬥去陞官晉爵，而是被權勢的誘惑沖昏頭腦，不擇手段地去謀取：或花費大量的金錢去跑官買官；或不惜用美色對上級投其所好，希望得到提拔和重用；或違犯黨紀國法爲領導解決諸如住房、子女就業、轎車等個人問題，以便日後平步青雲、飛黃騰達。結果事與願違，一枕黃粱，最終鋃鐺入獄，夢想成爲泡影。

愛情方面會衝動。愛情是亙古不變的話題，追求美、追求愛情是人之常情。但愛情像霧像雨又像風，捉摸不定，剪不斷，理還亂。愛情不可能一付出就能成功，所以，我們要隨緣，不可強求，要保持一顆平常心，千萬不可過於痴迷。然而芸芸衆生爲愛所惑、爲情所恨的大有人在，有的還幹出令人瞠目結舌的蠢事：有的全心付出卻一無所獲，就想不開，或跳樓或割腕；有的愛不成，就不讓別人愛，或使對象毀容或致情敵於死地。有的情投意合，卻遭到外界否認和阻撓，就偷偷私赴或齊奔黃泉，成爲陰間情侶。其實，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在一棵樹上吊死？即使眞心相愛也不可走極端，其實所有的坎兒都能跨過，所有的困難都能解決。如果冷靜對待、泰然處之，不走極端，塵世間就會少很多愛情悲劇。

朋友交往中會衝動。朋友是靠天長地久深厚的友誼來聯繫的。天下得一知己難矣。然而，現實中，還是有不少人因爲眼前利益蒙蔽雙目，因爲一時名利迷惑心靈，他們破壞友情出賣朋友，算計別人，落井下石，幹出違法亂紀、投機倒把、過河拆橋的小人行爲。我們不能做損人利己的事，要摒棄狹隘心理，要急朋友之所急，想朋友之所想。名利皆浮雲，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家庭生活中會衝動。居家過日子，柴米油鹽醬醋茶。同在屋簷下，難免磕磕碰碰，產生點摩擦。於是有的家庭爲一些事產生矛盾，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有的甚至對簿公堂、刀刃相見。其實，血濃於水，手足情深。世間最美好的感情就是親情。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構建和諧社會首先家庭要和諧。家庭成員要和睦相處，相互關愛，理智而妥善地處理好一切家庭矛盾。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干戈爲玉帛。

還記得郭冬臨和牛莉表演的春晚小品《男子漢大丈夫》裡的一句經典台詞：「衝動是魔鬼、衝動是炸彈裡的火藥，衝動是一副手銬一副腳鐐，衝動是一顆吃不完的後悔藥。」這句話眞是金玉良言、醒世恆言，意味雋永，深邃而富有哲理。